LIBRARY OF CONGRESS
0 006 913 743 A

河汾教

文翔鳳

七至一六冊(上)

卷七至一六

二

ORIENTALIA
CHINESE
V
A195776
W48

# 河汾教

淵

V
A195,776
W48

冊 7
卷 7

廣忿懥教靈石縣學諸生

是月十六日試靈石蒲縣汾西榮河萬泉河津絳縣霍州吉州之士盖五百人試靈石縣則身有所忿懥爰廣詁以教諸生

喜怒哀樂皆情之自然之名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情之不正之名也盖由忿懥二字可想見故一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即不得其正不然但有所喜怒哀樂而未問其中節與否可即目之以不正耶曰忿懥則怒之不中節睹矣恐懼以下可以此義括

之耳下文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亦情不正之名也觀賤惡敖惰字即可括之矣故但敖惰即辟非又有辟不辟之二岐也今不問發之中節與否而但曰不可有喜怒哀樂人豈有無情之人耶

600021
JAN 6 - 1941

廣可使教蒲縣學諸生

試蒲縣則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爰廣詁以教諸生

凡才有餘而學不足者其失也必即其所長而現其短由之才長於勇者也其究則有孔悝之難終以勇見而不免輕死以害義也求之才長於生財者也其究則有聚斂之謀終以生財見而不免枉已以狥人也以吾衡世之論有才者往往以治生爲良善治生

者未有不遠於道者也未有孔孟之徒而移其心於治生者卽子貢之賢終與孔顏之飯疏簞瓢大有間今之世有宦遊而貧者乎未有不賢者也然人亦未有不笑之者相目之曰無用無用乎抑不屑人之用之也嗟乎世有不廉而可以足國者乎貪夫而持籌惡乎其不爲盜臣也求之志在足國其品尚不能自擢拔矧有治生之心者耶

廣祖述教汾西縣學諸生

試汾西縣則仲尼祖述堯舜爰廣詰以教諸生

周官內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孔安國曰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之書謂之五典孔子序書削三墳與三典斷自堯舜而下帝嚳以上家天下者也堯舜公天下者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而天之天下故公天下者始協　上帝之心精孔子於堯舜則稱大道之行於三王則稱三代之英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是

謂大同大道既隱大人世及以爲禮是謂小康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列文王於三王之中而列周公於成王之次則其辭視堯舜亦大有軒輊於其間矣堯舜者固後之三王所不得而班即前之三皇三帝亦不得與之方駕故孔子於贊易則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至此始略著三皇之號矣而少昊顓頊帝嚳之三帝則號亦不之存也以易追三皇於太古之初而以書尊堯舜於中天之會易也者道之所自來故推三皇以繼天書也者政事之權衡而位育之極準故獨尊堯舜以配天典稱常公天下之謂天常天之生人即不能世世生堯舜然必有其世之第一人者焉以其第一人者相繼而治天下而守堯舜之舊則天下奚有不世唐而世虞者乎故虞夏之間一升一降是陽之極而陰之始禹之王而不帝則王乎其所不得不王王道之與帝道自截然而爲兩級而有夏則有商有商則有周周雖以文王周公之聖而不能追堯舜之成功文章則文王伯而不王周公相而

不王武王王而僅可以追夏商而三之堯舜飛而九五文周躍而九四文周能爲堯舜而不堯舜則豈亦天之不能不三代與三代者自以爲法天地人而統三曰夏連山而人商歸藏而地周周易而天人生寅地闢丑天開子愚以爲二帝以法兩儀三王以法三光如唐天而虞地則當夏日商月而周五星也此生生之序故唐虞如爻三代如三索之子也然周之才盛於商商之才盛於夏夏則禹益止一君而一臣而商則有湯伊尹武丁傅說二老三仁之多才周則有

泰伯虞仲文王武王周公太公召公畢榮四友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之多才以逮孔子之徒之冠萬古者而亦周人則才且盛於唐虞之際矣豈所謂天覆地地載人乎夫周之跨夏商之右者蓋有四文王周公之聖可以追堯舜一也多才可以追唐虞二也易詩書禮樂至周而集其成三也此孔子之所以獨憲章之與又有孔氏之提萬世之柄者以表相祖宗而殿其後四也其爲天統不亦宜乎自開闢以至獲麟而孔子獨生之千聖百王之後譬之用兵者大將獨

殿於玄武以總大軍耳而千聖百王寔爲至聖之一人前驅者也此孔子之所以定皇帝王伯之準也愚嘗欲推天地生成之數以爲人物表自一一之一以極於十十之百而冠孔氏一一之而一則夫子法一元二二之而四則神堯大舜文王周公法四時三三之而九則伏羲神農黃帝之皇而三少昊顓頊帝嚳之帝而三大禹成湯武王之王而三法九州皇帝王亦不可以若是班矣然皆君之矣故可以九而列之也四四之而十六則臯陶稷契伯益伊尹傅說泰伯

伯夷箕子柳下惠顏子曾子子思孟子諸葛孔明邵康節以法天之八極地之八八方而五五以次則便不可以更僕數蓋欲次第其河圖之數以表人極而總之堯舜可以偶出而孔子不可以偶出舜偶堯周公偶文王而顏子不可以偶孔子堯舜文王者生於天地之偶孔子生於天地之奇奇主之而偶翼之天一而地二萬世之地之割而爲華夷之別區總翹首而戴一天天萬世而一之者也孔子亦萬古而一之者也孔子人中之天一是以終萬世更無可配之者也

自堯舜以下以至於吾與汝之百千萬億兆京總之爲偶數之所生而孔子獨自爲一奇數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皆三也百千萬億兆京皆二也三五七九皆二之偶之推也而非奇孔子者蓋天地人之自爲一氣者與

廣難能教榮河縣學諸生

試榮河縣則爲難能也爰廣詁以教諸生

昔者孔子有四友方於文王之四友而子張居其一以方之閎夭之先後則子張之地步亦卓迥矣有六侍而子張亦居其一曰容貌不脩則子張侍有四賢而子張亦居其一曰師之莊賢於丘聖門亦多君子矣而師獨與顏淵由賜列曾子子游皆以爲未仁而子貢述其行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道孔子之言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獘百

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
大學之深是夫子已仁之矣而二子皆以爲未仁何
也孔子之所猶可能者其諸子張之爲難能者乎愚
以爲子張誠有仁者之量其所不足者克己之實耳
觀其問仁問政獨告之加詳有治天下之槩而尊賢
容衆嘉善矜不能良亦大賢之體矣則今之廟庭進
之十哲以補顏淵之闕維允

廣求齊教萬泉縣學子諸生

試萬泉縣則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
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
矣爰廣詁以教諸生

教之施於中人之上者則當直捷下頂門之針爲閑
心之法心閑而迹自與之俱閑矣故欲辨吾心之齊
楚者先當定吾心之莊嶽吾心之莊嶽是所致之知
也知之於本而非知之於末也知之於末者畢世而
不可窮而與吾之意有何涉不爲誠意而致之者即

日致之而意之不得收秋毫之功也曰知本而已矣本者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至誠之所立者此中也則性之謂也然則知本也者知性而已矣知性者知性之所自命知天而後可以知性知天而知性而天人相與之際斬關而直入意未有不立誠者也詩曰愼爾優游勉爾遁思則閑心之說也卽中人以下之教亦豈有不爲心而設者而必借迹以閑其欲騁之心詩所謂折柳藩圃而狂夫亦爲之瞿瞿者也見可欲則心亂耳目之所不涉則心亦可以退而藏之矣詩所謂我不見兮我心不悅者悅生於見者也未有坐市肆而可以內觀而至於忘則艮背而後可以藏心與故中人以下之教其致知亦欲以知本也非更有知末之路與之參而特不能抽刀以斷流水則不免有待於收視返聽之力矣

廣素絢教河津縣學諸生

試河津縣則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爰廣詁以教諸生

天下之至絢非絢也天下之至素則其至絢者也蘇子曰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天地之始曰太素而天之象則曰文聖人則之聖人之文者文王也聖人之素者孔子也西伯曰文王而孔子曰素王孔子殷後也殷之祖曰契契稱玄王玄素之謂也故殷人尚質而色用白而孔子亦稱玄聖而素王文王出於后

稷稷則稱思文故周人尚文而色用赤其於易文王則離象也離下於地而明夷則文王當紂之事也故內文明而外柔順是文王亦以素免於難也孔子則賁象也故筮得賁而色不平賁飾也飾之以素之謂賁故曰白賁无咎聖人之不平以爲素則素矣安用飾抑聖人憫其道之不文明於天下而王之素與天之象稱文而天地寔始於素素固天之所以爲天與素也者其即文王之所以爲文與不顯者素之謂也孔子素矣而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孔子以文王之文自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性與天道者聖人之素而夫子之所以文章與至於今以萬世爲土而稱一元之帝其尊崇之禮樂在百王之上聖人之文又孰有文於孔子者乎信乎大素之爲大絢也

廣愛妃教絳縣學諸生

試絳縣則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爰廣詁以教諸生

世之無教也男多分淫而怨抑之氣盡歸之於女陰有所幽鬱而不暢而陰陽之正乖古之君子盖未有不善處夫婦之間者一夫一婦之不善處而欲理天下調萬物之情直勝口耳太王愛厥妃易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程氏曰男愛其內助女愛其宜家而詩

曰琴瑟友之友之者愛之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故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易始乾坤而分於咸恒咸恒人之夫婦也乾坤天之夫婦也夫婦之義出於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世之不夫婦而父子者有之謂之善父子萬不能

廣民信教霍州學諸生

試霍州爲民信若之矣爰廣詁以教諸生

五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至朋友則信之文王爲人君止仁爲人臣止敬爲人父止慈爲人子止孝與國人交則止信是君民之間非可槩以君臣目之也寔在君臣朋友之間焉蓋臣之於君爵祿之所出特與之朝夕義則相關民雖稱市井草莽之臣率土皆王臣而其恩義之相關能如享爵祿者之朝夕於君乎則朋友之信正可行之於君民之間必我可以

使民信而後民信之晉文霸之雄者也亦伐原以示之信商鞅亂世之奸雄亦立木以示之信示之信則民終不信也周豐曰有虞未施信於民而民信殷人作誥而民始畔周人作誓而民始疑則殷周之誥誓尚阻一間宜鄭子有皇帝王伯之辨也可以使民信者不待施之而民信之也蓋眞有愛民之仁心仁政焉信之實也如太王在邠不以所養人者害人而民信其仁人也從之者如歸市如湯之伐夏弔民東征而西怨南征而北怨者信其出已於水火之中也如武伐紂不期而至者八百國所謂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食民天也先足民而後足國兵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而民皆信之也是之謂中字孟子云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此所謂民不信則兵食不爲用者也

廣委去教吉州學諸生

試吉州則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爰廣詁以教諸生昔者樂毅能下齊七十二城而不能拔莒與即墨之二城於累月之間則田单有以收人心耳睢陽之守至食愛妾馬革而後斃亦張巡有以收人心耳從來拔城之易未有如遼左之立破者也以十二萬之衆經營於數載之間其城周二十里其民充牣其中商賈之所集財貨之所委而虜乍來乍戰而却而兵已

四散矣小西門失守而開門迎敵僅半日耳從來有半日而拔堅城者乎則人心之不固一至此人心外慴於虜而內苦於兵其內應者又叛賊之黨也兵之辱及民之妻孥而當事者弗爲禁以寬撫兵心耳而民心固已離矣宜其內應以拒我兵而城門遂立啓也向使能持之數月而可援即持之數日而亦可以望援矣乃僅以半日委而去之而民予之虜食予之虜而虜又以富且强矣向使兵力不分於城外而聚之城中則尚可以勝叛黨之內應者內應無人則城



門未易失守既無素閑之人心又無臨機之識具兵食未可以去而去則亦可爲痛哭流涕太長息矣

廣師師教靈石縣等九學諸生

試易則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爰廣詁以

教諸生

師之象地中有師非如孟子所謂水由地中行之中也中蓋地下也關中土厚則水深故自寒門以北南豳北豳間長川皆入地數百尺而爲澗故所[illegible]百水所觀之流泉所夾而遡之皇澗過澗皆在百尺之壑而按其地形則敝邑即當爲京師之野豳之水皆師象也京山而師水是以曰京師也則地中有水之

象也師之畫上八偶則八陣之象也五一奇則大將之象也下二偶則却月之形八陣之遊兵所握餘者也而陣圖寔出此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輿衆也尸主也衆主之而不能自爲帥也古人之用字皆典與而朱注盡易之以淺俚則曰輿尸而歸吾不識師潰奔竄之時伏尸盈野尚及以輿載其尸而歸乎恐無此閑暇也且如衛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流離者惡鳥名也其子初好而後醜黎大夫自言當時亦貴介也而其後乃瑣細如此尾也者後也言其尾乃瑣細

不如初也是亦流離之子矣而朱傳則以流離爲顛沛如虞書納于大麓孔子曰使之大錄萬幾之政也然則烈風雷雨弗迷者其陰陽和而風雨調如所謂玉燭者乎而以大麓爲山足是非詁之以淺俚與而六經典雅之文盡化爲語錄矣

廣恭命教靈石縣等九學諸生

試書則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爰廣詁以教諸生

史記稱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而蔡傳以唐孔氏謂堯舜皆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爲臆度也玆按誓辭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蔡傳曰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絲汨五行而殛死況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吾不識其行何物而如何以威且侮之耶似假託未直之詞耳毫於不用正朔則有扈氏不服啓之立義自

可見何臆度之有博物志云處士東鬼塊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彊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盖禹始也然則當禹時已有不服者矣則禹之立其子以嗣有據也故處士非之又有扈氏之開先與東鬼塊之名盖當時目之以不馴之名與抑亦非其本稱也孔子贊堯舜而稱典禹則列之謨許其臣之也夏書稱貢則虞事也著傳天下以功也不著禹王以後事不許其君之家之與而著甘誓世道升降截然在巳午之間聖人不盡意之言盖可玩而推之與

廣匪怒教靈石縣等九學諸生

試詩爲匪怒伊教爰廣詁以教諸生

春夏秋冬天之教也仁義禮樂聖人之教也春夏以生之秋冬以成之聖人之教寬以生其向道之心嚴以成其去惡之志然春夏之意欲多而秋冬之意欲少陽盛而物生陰盛而物成寬多而民順嚴多而民拂故和生於陽敬生於陰喜生於和怒生於敬和有喜之狀焉敬有怒之狀焉和也者樂之所從生也敬也者禮之所從生也柳下惠之和以樂勝也故其失

則流而爲不恭伯夷之清以禮勝也故其失則流而爲隘不恭者和之過者也知樂而不知禮隘者敬之過者也知禮而不知樂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又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故聖人法天地

而爲教者也尚仁而尚樂以成之以天教也尚義而禮以立之以地教也天教以動其精神地教以閑其步趨故聖人之教有時而喜亦有時而怒如云子悅云子樂云夫子莞爾而笑是以喜教之也如云仲尼聞而怒是以怒教之也而喜之意嘗多詩道魯僖頌宮之教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所謂以樂教者與然昔人未嘗不繩之以嚴易曰擊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書曰扑作教刑禮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又曰撻以記之康叔伯禽三見周公而三撻之二子惑以問

史佚曰南山之陽有橋南山之陰有梓二子盍往觀之視其橋則干雲而仰視其梓則據巖而俯二子得尊卑之義焉故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抗世子法於成王此以禮教之指與禮以樂行怒以喜出則循循之善誘而天下並化於聖人之豈弟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鼓之舞之之謂作鼓舞皆樂之具也豈弟者文王之所以鼓之舞之之神爲之天以容之任鳶之所冲舉總之在此天之內爲之淵以涵之任魚之所泳潛總之在此淵之內士之

飛且躍者止見文王之道大而得以遂其遠舉必至之志暢其從容不迫之懷其化也有不自知焉者也而文王亦與之偕忘則文王之教蓋藏地教於天教之中矣明道和而伊川敬故遊於明道者如坐春風者一月而侍於伊川者至雪深尺餘而不敢去明道可與論樂伊川者禮勝於樂者也教之以地而不知以天教暢之者也故士之從之者束縛其手足而或未必奬率其精神然則欲士子之精神爲我用則非教之以樂必不可與之渾合而爲一耳邵子謂伊川

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令人行也然則伊川亦有涉於隘之病矣故大程許其尊嚴師道不許其因材而成就之也而其贈邵子之詩則曰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鄙人是明道於康節近焉者也伊川譏康節之太無禮正不知樂之過已

齊墮郈教靈石縣等九學諸生

試春秋則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定公十有三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哀公十有一年公會吳于橐皐哀公十有二年爰廣詁以教諸生

叔孫之不能有郈季孫之不能有費已盜國而又爲家臣所盜也孔子爲政欲還太夫於公室先還家臣於大夫仲由爲宰申句須樂頎伐費人而公山不狃叔孫輒之謀不行郈費之墮孔子之力也齊國書帥師來伐我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求用矛於齊師故

能入其軍齊人遁則冉有政事之力也公會吳于橐皐大宰嚭請尋盟而子貢却之藩衛侯之會而子貢請舍之則子貢言語之力也聖賢之爲宗國重可槩見然其四友以顏淵當太顛之疏附以子張當閎夭之先後以子貢當散宜生之奔奏以子路當南宮适之禦侮而子西謂楚昭亦云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而孔子固嘗云冉雍可使南面公西赤爲諸侯由求所自許皆侯國也則聖人得人之盛皆身教而成之季氏見冉有有功則曰子之兵法學之乎性之乎曰學之於仲尼而子貢一出存魯亂齊弱晉亡吳霸越言語之科魯衛賴焉然則文王之多士亦其壽考作人之效如孔子之七十子也